

钓翁之意

◎胡豆周

太阳在西边往下落,给城里高大的地标建筑镶上了金边。开始,太阳还不太能直视,像中年人,火气的余威还在;慢慢地,闪光的金盘暗淡了,收敛了,成了老爷爷慈祥的红脸膛。眼前河塘里的一池碧水,转瞬间,从碎银闪烁变成了一锅金黄的“南瓜汤”。脚边的一年蓬、晚饭花、猫脸花、狗尾巴草一动不动,像出席一场庄严仪式,陪我见证了天地间这壮观的一幕。久困于水泥隔间,我愣住了,忘记了手中的鱼竿,忘记了已然没入水中的鱼漂。

隔三差五,我都会到这郊野的河塘边站站,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,一颗鱼鳞也不见是惯常,用行话讲,就是做了“空军”。但我不在乎,一来再来,几天不来就想,浑身不自在,有了瘾。

一

重拾钓竿,缘于同事老毛的胃病。医生给他的处方是:你可以去钓鱼。

胃病跟情绪有关,钓鱼正是对症之“药”。钓鱼可以看景,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,最主要的是手持钓竿,专注鱼漂,杂念全无,心情很定。

我跟老毛一样,自小在农村长大,“削竹为鱼竿,敲针作钓钩”的事没少干。八九岁上,我就做了我二舅的跟屁虫。二舅很神,什么鱼都会钓,黑鱼、黄鳝、甲鱼能钓,鲫鱼、鳊鱼、鲢鱼等常规鱼更不在话下,甚至虾、蟹也能诱而钓之。慢慢地,我也会了些钓技,并乐此不疲。

半个世纪前的农村,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少,钓鱼算一种。那时,课业不重,家长也不管。上学前,在家门口的河沟里钓一阵,有没有渔获不打紧,好玩就行;中午放学,也要趴在水踏板上钓几只籽虾,扔到奶奶煮的青菜汤里,也算是给寡淡、枯燥的日子加了点荤腥。

我喜欢钓鱼,但至今也不喜欢吃鱼,怕鱼刺。这也是小时候落下的毛病。那时,父亲在外地做工,母亲一人操持一大家子人的生活,哪有工夫剔鱼肉给我们小孩吃。为防止鱼刺卡喉咙,只好不让我们姐弟几个吃鱼。久而久之,我也就对吃鱼不感冒了。如今,我钓回了鱼,基本都送给了邻居和亲友。

二

经常与老毛相约了去过钓瘾。我们去过精养鱼塘。塘主把鱼都赶到一个小的区域,增加鱼的密度,一下钩就有。没有了跟鱼的斗智斗勇,也没有等待和期盼做铺垫,这钓鱼就成了买卖鱼的生意,也就索然无味了。

所以我们更愿意去野外的野河里下钩。

野河里鱼少,钓的人又多,往往坐上几个小时,浮漂纹丝不动。总有人问,你怎么坐得住的?就是靠期待,总笃信下一秒会有鱼来,就这样一秒追赶着一秒,时间在期待中迅速流逝。

有期待,有希望,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是煎熬。

人生不也如是吗?

在野外还能见到一些特别的渔猎者,比如白鹭。它们不怕人,哪怕岸边站满了钓鱼人,哪怕人人手中有长竿挥舞着。它们施施然擦着钓竿竿梢飞过,不徐不急、不惊不惧,偶尔还会扭头朝你嘎嘎地叫两声,透出一丝不屑,潜台词是:我能靠捕鱼为生,你能吗?我只能尴尬地笑笑,服气。

三

即使再怎么喜爱垂钓,也不可能天天河边,要么时间不允许,要么气候条件不具备,但可以窝在家里的沙发里,在电视频道里、手机App里过过瘾,也可以绑绑鱼钩,整理整理钓具。

电视里有不止一个钓鱼频道,全天候滚动播报着各种钓鱼资讯,有竞钓直播、有钓技介绍、有钓具推介……看了两年,有三则信息印象深刻,至今难忘。一是介绍山东一家钓具工厂年产鱼竿5000万根。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企业啊,其产量总数会多么惊人,可见钓鱼爱好者队伍有多么庞大。二是系列直播一支海钓队伍,飞机接力,赶往非洲好望角,路途都得好几天。到那里重金租船出海,与风浪搏斗的同时与大鱼搏斗,然而钓到的鱼绝大部分是不允许带走的,当场就放生了。这群人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的图个啥呢?三是说一名参加境外维和回来的警察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,痛苦不堪,遍访名医,收效甚微。一天,他拿了根鱼竿,驾了辆吉普出发了,几周后失眠症就不药而愈了。

如今大网红中不缺钓鱼达人,动辄几十万的粉丝,最多的好几千万。视频里最吸引眼球的是“盘”,一盘大物,二盘老板。大物就是大鱼,几十、上百斤的青鱼把钓鱼达人折腾得东倒西歪、精疲力尽。我们普通钓鱼人难得见到这么大的家伙,也就边看视频边为钓鱼达人暗暗使劲,手心里都是汗。盘老板,就是让鱼塘老板“出血”。钓鱼达人都是钓鱼高手,几个小时能钓几十、几百斤鱼,鱼塘老板看了心疼,一脸痛苦,不情不愿地拿自己养的鸡啊羊啊去抵换。钓鱼人大多看鱼塘老板不爽,这盘老板看着就有代入感,很得劲。

就像女人的衣橱里总少一件称心的衣服,钓鱼者的手中总缺一件称手的钓具。于是,买买买。商家是窃喜着的——不怕你不掏钱,就怕你没爱

好。面对一大堆钓具,闲时坐下来理一理,试试新钓竿的硬度,体会体会新钓具的妙处,用不同粗细的线绑几副钓钩备着,想象着他日端坐水边挥竿作钓的惬意,笑意就爬上了脸庞。

四

有了爱好,就会对与之相关的信息特别敏感。这不,辅导孩子作业,见二年级语文书里就有——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这不是我小时候躲在河边草丛中钓鱼,鬼鬼祟祟,怕人来鱼惊的微妙写照吗!

唐诗宋词里,像这样把垂钓写得逸趣横生的句子不少——“七尺青竿一丈丝,菰蒲叶里逐风吹。几回举手抛芳饵,惊起沙滩水鸭儿。”唐朝诗人李群玉把垂钓时的场景描写得活灵活现。诗人们很会玩意境,写着写着就跳脱开去,意不在“钓”了。柳宗元那句“独钓寒江雪”,光八个字就把孤傲劲儿写绝了。李白喝着酒念叨“闲来垂钓碧溪上”,其实是借姜太公的故事给自己打气。杜甫写战乱中的片刻安宁最拿手,小儿子摆弄钓钩的场景看着就暖心。江南烟雨里的渔翁也入画,“青箬笠、绿蓑衣”这搭配,搁现在绝对是小红书爆款穿搭。

在历史的长河里,有不少奇奇怪怪的钓翁。就说姜太公在渭水边用直钩钓鱼,明明是在等明君,却偏说“愿者上钩”,结果真钓到了周文王这棵大树。这招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,搁现在都不过时。后来范蠡成名就跑去太湖边钓鱼,硬是从鱼竿里琢磨出“养鱼致富经”,堪称古代商业教父。还有严子陵这个倔老头,皇帝给官都不要,反穿皮袄在富春江边当钓客,把“淡泊名利”四个字活成了真人版。

要说钓鱼这事儿的隐喻啊,白居易总结得最到位——“钓人不钓鱼”。从周朝到清朝,钓鱼竿上钓的可不只是鱼:帝王拿它当消遣,屈原投江前用它思考人生,文人墨客更是把鱼线当成了精神风筝线。就像那句“一人独钓一江秋”,哪是在钓鱼啊,分明是在钓整个天地间的自在。说到这里,这钓翁已然成为一种精神图腾,钓竿一扛,就是一个隐者的标志。

五

有人言之凿凿,人是鱼进化而来。鱼是否真的造就了人,留待专家去考证,而鱼倒真是成全了人。物质层面,渔获是食物,能果腹,让人活命;精神层面,垂钓可以愉悦人的心情,又能让人活得更好。

“人生何事不钓鱼?”此言出自著名作家林语堂。这话的意思是,人活着就应该钓鱼,不钓就留下人生遗憾了。

心窗
片羽

日暮之诗

◎沈一言

初冬的日暮,是一幅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画,亦是一首浅唱轻吟自得意的诗。

晚风下、余晖里,落叶飞旋、云霞漫天,是日暮之诗徐徐开篇的序言。问初冬何处?染就翠叶全黄。十一月的枝头,黄绿错综。凉风起,枯叶飘落,枝叶摩擦。轻微的“沙沙”声,是风奏起的交响乐。落叶归根,平静安宁,息了平日浮躁的心,缓了平常匆忙的脚步。诗起,漫天云霞,是日暮时分浪漫的代言。依稀记得,小时候,总指着大片镶着金边的云:这是小狗,那是天上楼阁……那抹绚烂,融进记忆,亦融进心头的诗意。

青山半、江水平,残阳斜照、烟暖寒舍,是日暮之诗欲终还念的牵挂。初冬的风,浸着寒凉。有诗人写道“渡头余落日,墟里上孤烟”,将落日写作凄凉的意象。我却觉得,初冬的夕阳,有恰到好处的温暖。夕阳不大,可以清晰映在眼眸,余晖却极广,远山、近水,亭台、楼阁,行人、车辆,都被镀上一层暖暖的金光。常有人感慨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可当余晖淋漓,便总感叹,美好应不在于时间长短,而在乎是否被人享受,永留于心。

夜色中、灯光下,身影摇曳、笔端疾书,是日暮之诗起承转合的宣言。犹爱初冬的校园日暮。漫步操场,眼前,有同学餐后小练、健步飞奔,有好友讨论习题、三五成群;耳边,有风过林梢的呢喃轻语,有小伙伴忙里偷闲的笑语欢声,亦有调皮捣蛋者嬉笑打闹。安坐教室,小伙伴们有的冥思苦想、奋笔疾书,有的沉浸书香、旁若无人,有的偶尔闭目让身心小憩;讲台边的老师,或备课,或批改作业,或答疑解惑,表情时而欢愉、时而严肃、时而惋惜、时而欣慰。初冬的校园宁静祥和,日暮的教室自成风景,其间,有对初冬诗意的临摹,有对五彩生活的泼墨,亦有对未来的无限期望。

云霞消散,天边几颗星闪烁,隐约可见月的轮廓。街边的路灯,亮起暖黄的光晕,衬得夜色又浓了几许。这,是一首诗的终结,亦是新篇章的起始。